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五

詳校官候補道監察御史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五

明 宋濂 撰

序凡二十七章

大明日歷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歷成粤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詩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百卷藏諸金匱副

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我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于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

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于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

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葢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

簡使他日脩實録者有所採擬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謄校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黄昶國子生臣陳孟

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敉寧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兹金匱之藏歳籥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歷以成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帝御東黄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内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内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

臣濂為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涖事發所藏而繙閱
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
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歷之成藏諸天府
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
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
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
已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
設心也宏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

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勑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勌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

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恊和不假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謡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

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删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具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

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

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刋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逵典籍臣孫蕡臣荅禄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糸知政事臣陶凱

凡六謄槀始克成編其音諧韻恊者倂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恊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

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

序於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賛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

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闕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

絶矣冠服有别防範有闕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
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闕儀之失去海嶽之
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
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
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
闕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
俗與民闕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
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

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無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須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

兹乎豈不在於兹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昭鑒録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上詔秦相府右傅臣夏原吉翰林脩撰臣王僎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録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録事臣杜環撰

府録事臣張雲翀吳府録事臣吳從善楚府録事臣王鏞靖江府録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删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輙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閥投進仍請以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録為一卷上塵乙夜之

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萃衆論合而為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皇上既正天位即定青宮衆建諸子為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録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為覽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

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輔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者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惟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禄位傳諸無窮聲光顯於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彛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録中所紀歴歴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覽是録者其懋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濂拜手稽首謹序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説雖時按書布爪滌堙欝而暢滯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

任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擭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閑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鵾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砅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荅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

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

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南征録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
夏戴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
臣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勑
翰林侍講學士張吕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
而日煃卒吕寧乃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朝廷所以來之意嗣君日熞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
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脩王廉充祭弔使既至

其君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决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别設日熢靈位於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煚率郡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王化遠被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為之使者所以導宣德意使萬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濂為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録者授濂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為矧本乎

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上念其勞親擢為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躐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澠池丞云

皇明設科倣古者闕

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闕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湛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

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内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巳黜者復覆視而致謹

馬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朂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達用之學

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録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録序

昊天有成命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内外之官胥此焉出閲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令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

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
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
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
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
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
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
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録而俾濂序
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

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録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

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皇明誕膺丕圖繼天出治迺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粮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

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涖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妙柬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謄録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徼科目以為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繽紛而有弗獲禄食者其間辛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攺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

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宫亦俾其
與有禄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秉笏垂
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歴代之
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静云為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
尸位素飡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
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隳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
録成直書首簡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歳八月十九日金
華宋濂謹序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録等類頗失之緊但依世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衞蔡陳

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馬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復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

末勅内官刋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叓以之而昭民彛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内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

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璲臣桂慎鑄

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云云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序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

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敝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别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

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黄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説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

先生而先生殁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别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晻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

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論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

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

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沉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士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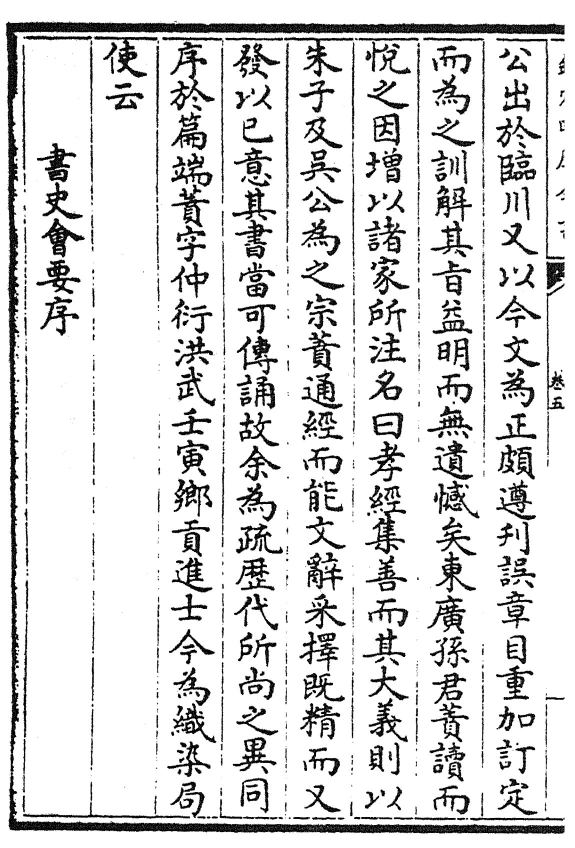
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别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壊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

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

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云其行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吴文正



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刋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蕢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蕢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蕢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覩之以
謄鈔之不易也共鍥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
從道持中為義蓋記事者也黄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
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
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篇以教童
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
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
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

隷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馬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於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録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釐為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嘆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

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穠葩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為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為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蒼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為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

不至也子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氷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曽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曽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曽所編者則畧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理學纂言序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

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吕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録以六百二十二條彚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涘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為續録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摭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為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

時則又以為門人之所紀録不盡得其真末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抄節析為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為國史編脩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為講說皆以朱子為

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禄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温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録其所采語録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真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删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

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恃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為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

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同郡宋濂序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

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思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憖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揔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閲前志之紛乖以為茍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説摭遺事芟煩取要族别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敷其名為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都

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
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
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
可棄者為雜傳附焉總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
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
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内二千載之間其事
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嘉是書有繫於政也
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内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

職遂督成之能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序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内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尊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

然以筆削為已任倣漢史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善能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

休文齋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

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發為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為民上者歟古所謂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盍思有以自勖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

有續得者輙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發觀事觀與樓蓋聯峙云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吴兢之所輯也兢浚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尋拜諫議大夫復脩史轉太子右庶子開元

十三年玄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為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羣小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徼倖存至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脩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録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

許之賴宋璟等激礪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屢以情請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從世叱之為董狐云其為人大畧如此初兢屢脩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為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奈何視為空文而弗之講

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爍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其書盛行於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嘗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刋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秘本重為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兢為

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與史所載頗不合濂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耶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

山酒肆中逢丈夫脩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為何

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衢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歷之學因穫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為之序濂聞天官之説歷代所步必徵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

後先出没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即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

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絶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歴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説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内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

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野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

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為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為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

理宗時為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
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余其事與
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
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
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
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
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
權時威燄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

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為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為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為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為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内史鍇苦其偏傍奥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閲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内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侗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

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為宗而其先後則
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
者輒具録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
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
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
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為
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
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

遂致訛繆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為世之

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複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

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彦正嘗為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貫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

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為古文其五百

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或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為之而畧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别有所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

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兢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槁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

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為集古録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為金石録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

於隷學是攻其述隷釋二十七卷隷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脱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為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

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歷曰循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陰少陰厥陰陰

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脉固皆有所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略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秘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脉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

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授膜導穴驗幽索隱
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壹至是乎由此而觀學
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療疾猶
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决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
見於此以内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辭
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
本旨正其句讀釐為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慮穴之
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功於斯世

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日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時僅七家爾唐則增為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又七其發明方藥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為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秘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橐籥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唯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誤施之則

不假鋒刃而外賊入矣可不懼哉縱誄曰九針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俗工絕弗之講也滑君此書豈非醫塗之輿梁也歟濂故特為之序之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為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為攖寧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為文辭温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於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嘗為之序云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説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葬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

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删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吴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緼奥擇至精至純者為内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吴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彦淵其尊吴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覃思正其句讀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彦淵既鋟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葬書尚矣别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

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於黄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黄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説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隷司天監黄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贑州寧都懐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

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廵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日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刋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

於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却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謚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

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
啓十三朝實録建局刪脩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
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
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
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
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録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
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
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令之北平

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
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饍
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
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册者悉輯為一有涉
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廵幸宮中
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
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羣儒家集莫不悉心詢訪
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乎濼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

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氷生鬚間己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䡴還京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脩成續史四十

八卷夏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為
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録四鉅編上之
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
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目録示學者以樞
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
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
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衞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
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

賓祥揚雲翼之所録哉順帝乙紀辛得為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

三月日

華川文派録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

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黄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蹌鳳翥於士林行喈喈和鳴而龜麟為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

以咸有况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况於四方乎
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
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
族孫鐵岩公應龢嘗有見闕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
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釐為六卷名曰華
川文泒録華川縣之繡湖别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
號其録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為縣讀而善之復謂
尋公之文章僅見於斯然未有謄其副者苟或亡之非

唯重有識者之嘆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亟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寘縣庠來徵濂為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修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為敬鄉前後録二十三卷其視鐵岩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槖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勵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

無偽杉堂之寛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獎頓華故治效彰著為諸邑之最是為序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奥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勞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

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柰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若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傅會喧嚷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别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寱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

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絶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椎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亡徘徊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

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殁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鍥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居金華與先生為隣郡及從黄文獻公游備聞先生行事可為世法因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名㴑李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文憲集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崔鶴立